



【广深今谈】

**新闻专业就业率低对于毕业生而言是一个悲剧,但是站在媒体更迭的角度看,只能算是一个进步现象的副作用。**

# 新闻专业就业难 其实是个新时代

今论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了近两年全国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同时还点名各地就业率最低专业榜单,广东被“亮红牌”的专业除了冷门的治安、考古外,新闻学、艺术设计、音乐表演同样上榜。新闻专业居然上了“就业率最低专业榜单”,乍一看,笔者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观察周边的环境也就觉得其实应该在意料之中。此前的多年是门户网站以及纸媒、电视台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兵强马壮,还要不断招兵买马是一些强势媒体的常态,因此,新闻专业曾是令人眼红的热门专业。不过,互联网和科技的力量正在瓦解这一曾经强大的传统媒体城墙,更要命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媒体在内容的深度上也确实有收缩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受众格外挑剔,没人愿意看水货内容,要么你让我愉悦,要么你让我感受强大的刺激(正面、负面的都可以),但是要在垃圾广告的包裹中,媒体人端出的居然是一盘自己都不满意的夹生饭。呵呵,你还指望广告商买单吗?当然,也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内容的问题折射的只是互联网思维贫瘠的一个侧面。还有一个渠道的问题,毫不客气地说,传统媒体的渠道在经历快速贬值之后,还在持续贬值,即使你的内容做得好,版式做得上佳也无法避免这种命运,因为人家玩的就是移动终端。微博不行了,微信又来了,受众接受的信息量比以前更大,方式更便捷,只不过,这一切和传统媒体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内容供给商,获得一块极小的蛋糕。蛋糕既小,就不要招新人,甚至该裁员就裁员,该减支就减支,这已经不是新闻。

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指望传统媒体能提供多少新闻工作的岗位呢?人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过,惨淡只属于传统媒体,我对新闻的未来反而是看好的。只是玩法变了,渠道变了,大家玩的是细分,是专业,是垂直,是不追求规模——这个听起来很牛吧。“逻辑思维”的罗振宇给自己打工,就靠一张嘴,每周给大家讲一些道理,养活一个公司。高晓松的“晓说”也一吨大侃,网络点击率一路飙升。“凯叔讲故事”的王凯,就讲几个童话故事,居然比他之前在央视还红。世界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一个小团队的收益、知名度超过一个报社的时代开始了。

这些公司当然也吸收了不少人就职,部分岗位就需要用到新闻专业知识,只是目前的量还不够大。等更多的人回过神来,通过自媒体开始成为高品质的红酒品鉴报、跑步指南电视台,又或者是老年健康电台的时候,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将拥有更多更灵活的就业渠道。在目前这个传统媒体衰微,自媒体还没有大规模集体上位的时机,新闻系的毕业生注定尴尬。另一方面,也不是所谓的新闻系毕业生都能在新媒体时代找到和专业对口的饭碗,因为教给他们那些专业知识的人已经过时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在用十几年前的讲义,作为新闻系的老师甚至不太懂微博、微信,即使开通了,也没有认真研究,更谈不上和学生交流传播技巧。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呵呵,哪个老板敢要?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系毕业生?站在老板的角度想一想,如果你想进和媒体沾边的单位或者公司,毕业生应该有基本的互联网思维,要会玩新媒体,最好是个网络达人,粉丝越多越好。如果粉丝多到一定程度,其实你已经不需要给人打工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新闻专业就业率低对于毕业生而言是一个悲剧,但是站在媒体更迭的角度看,只能算是一个进步现象的副作用。怨天尤人没什么意义,何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新闻系毕业生要做的是先找一份工作做着,如果以后还想在新闻行业发展,抓紧时间学点靠谱的东西吧。你们其实有机会站在一个行业大发展的风口上,关键是,你不要走错了方向。(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商兵布阵】

**只有那些不断更新设备,保持“大炮”的企业,才会越来越有竞争力。**

# 鸟枪换大炮

周家兵

今年的制造业主们实实在在感到压力山大。企业主们期待明年会好点,这差不多是幻想。想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次会有所不同,会是“慢性病”。需要治疗加食疗。治疗可以理解为外在因素,食疗可以理解为自身调理。自救是首当其冲。首先看看自己企业的硬件如何,如果还是一些老旧的机器设备,每天啃啃啃老牛破车样运转,根本没法拉到市场去竞争。中国的人口红利早就没了,人力资源在企业内部搞不好成了成本和压力。竞争对手都是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你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设备,自认为还行。人家机器运转的速度是你的2倍甚至更多,品质

更稳定,你怎么和人家比,这就是人家对客户的报价比你的成本还低,而且还有钱赚的秘密。这就是人家工厂车间门口挂着“生产车间,谢绝参观”的理由,有的工厂甚至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上银白色的金属“厂家标识牌”都卸掉。人家用“大炮”,你还抱“鸟枪”不撒手,你不倒掉哪个倒掉?制造业企业的转型震荡,这几年将越来越剧烈。转型不仅仅是商业模式、产品、技术等,作为制造业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生产物料、作业方法、工作环境等,均需要考虑。基础的东西必须过硬,要想挖资源,就得有金矿。生产设备的先进性,往往决定了很多东西。两年前富士康就开始进行

机械手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使用人员规模在逐年下降,以此来解决大陆的用工荒问题,无疑是英明的决策。正确的做法,还有诸多好处是,机械化了之后,没有疲劳降低效率的问题,大大减少工伤事故,品质更稳定,人员操作技能要求变得更低等。对于接受我咨询的企业,我建议他们分步骤进行设备更新换代。购买新技术设备,淘汰老旧设备——是指技术方面。其中有一家印刷企业投资两千多万,花两年时间,逐渐鸟枪换大炮。员工从1200人左右,逐渐减少到700人左右,年产值反倒上升了20%。现在车间里都是本行业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客户订单源源不断,也不用太担心生产不出来,因为由于人均产值较高,本厂员工工资较同行业要高5%

-10%,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这位企业主说,无论行业如何重新洗牌,只要这个行业不消失,自己有信心和同行展开竞争。设备的更新,不仅仅是机器本身,还包括和设备相关配套的器具,这样,先进的生产设备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能效。企业搞好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生产技术也会水到渠成得到优化。人员的产能水涨船高,利润空间加大,强化内部管理,企业“强身健体”的自身问题就会逐渐得到相应的解决。与其抱怨大环境的变化,不如静下心来考虑如何突破的问题。生产设备的更新应该是首当其冲。目前,中国有很多创业激情四射的创业者,他们

在大公司做过业务员、生产管理或者技术人员。他们建立好客户关系,自己购买二手生产设备创业,老旧设备只能满足中低端的市场需求,或者是帮着做你转手给他们的加工生意。因为他们几乎没什么管理成本,很多成本也就不存在。这种店铺式的小微企业,会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生存现状是“忽然一夜销声匿迹,忽然一夜雨后春笋。”其竞争力和生存力可想而知。他们更多的只能当有着“大炮”的“大哥”手下的马仔。只有那些不断更新设备,保持“大炮”的企业,不断创新,才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中国目前来说,不是多,更不是过剩,而是太少,甚至是稀缺。(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公司总经理)



【金瓶商话】

**世间万事以“钱”为标准固然谈不上美好,但若与“权”行天下相较,其实还要算是一种进步。**

# 西门庆何以先娶孟玉楼

黄波

《金瓶梅》的前六回,作者的如椽巨笔都在围着西门庆和潘金莲打转,就在武大已死、二人如胶似漆的时候,作者突然按下潘金莲,第七回宛如异峰突起,冒出了一个孟玉楼。据媒婆薛嫂介绍,孟玉楼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不料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止有一个小叔儿,才十岁。青春年少,守他什么!有他家一个嫡亲姑娘,要主张着他嫁人”。原来这就是一个寡妇再嫁的故事。和其他正史一样,清朝官方所修的《明史》中记录了不少贞烈女子,但实则明中叶以后传统的贞节观念已经开始受到强烈冲击。晚明时人黄方胤杂剧写青年女子丁氏嫁人不称其意,至十

八岁时已三易其夫,与守节寡妇郑氏偶遇。郑骂:你伤风败俗,是一个贼汉。丁曰:你孤辰寡宿,是一个鬼妻。郑骂:你油头粉面,好一似瓦楞上的嫖妓。丁曰:你黄皮寡瘦,好一似坟堆里的骷髅。郑骂:你张来相,李来看,实脸儿不知羞耻。丁曰:你风不吹雨不洒,夜深时没个温存。贞烈女子会受到官方的旌表,但从黄方胤杂剧中可以看出,可怜的贞烈女郑氏已转而成为被调侃的角色了。青年寡妇孟玉楼不愿守空闺想找个人嫁了不希奇,媒婆薛嫂代其张罗,相中西门庆大官人也不希奇,希奇的是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的方式。古往今来,为了提高说合的成功率,在媒婆的嘴里,男人都赛过潘安,女人则貌比西施。但这一次薛嫂一改本行

业千百年相沿之成法,劈面就说孟玉楼“手里有一分好钱”。如何“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厢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被布也有三二百筒……”衣服、金镯、银钏、银子这些不消说得,打头的“拔步床”是个什么物事?民国学者姚灵犀所著《瓶外卮言》中释曰:“疑即八铺床。言床之大,可容入铺八盖之褥被,以南京描金彩漆者最佳。或言八步床,谓其长八步。”不论姚氏的解释是否正确,“拔步床”系当年人尽皆知之奢侈品无疑,近于今天的豪宅和名车,否则精明的媒婆也不会将拔步床放到衣服、金镯、银钏甚至银子的前面,向西门庆夸耀了。在向西门庆炫富之后,薛嫂才又回到媒婆行业的惯常套路,称赞起孟玉楼的容貌,“长挑身材”、“一表人

物”、“风流俊俏”云云。但在西门庆那里,究竟是孟玉楼的容貌还是孟玉楼的财富的份量更重?就容貌和性的吸引力而言,在西门庆的几房妻妾中,孟玉楼只能说是中人而已。但是,孟玉楼却能先潘金莲一步走进西门家。此中缘由,精明的薛嫂很清楚,后来批点《金瓶梅》的张竹坡也很清楚,他在第七回书中大笔一挥,写道:“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在媒婆的话语体系里,“拔步床”占了主导,即使是色中饿鬼般的西门庆,在他的头脑里居然也是“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类似变化里,透露的正是时代变迁的信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消费社会里,金钱的力量蒸蒸日上,货币拜物教流行乃成必然。眼见金钱的力量压倒一切,心有

不甘的人们纷纷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一个晚明文人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载,“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又曰:“近乃有起家巨万之豪仆,联姻士流。”只要有钱,哪怕出身微贱,也可以和以往人们眼中的贵族阶层联姻,金钱的伟力正在打破旧的秩序和格局,怎不让人惊叹?对待这样一种变化,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观感。之所以有人为此欢呼,自然是因为他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而痛斥“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的人们则恰恰相反。但如果以宏通的视野,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君不君,君不君,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臣不臣;君臣之间如此没大没小地瞎胡闹到最后,国家不乱套才怪。后来,随着“韩式理论”在中国逐渐发扬光大,像晋平公这样的“萌”面孔就日渐隐没在历史烟云中而难寻一二。也是,思想认识不同,路线方针就一定有别,最终结出的果子也一定是酸甜各异。(作者系湖北杂文家)



【缘木求鱼】

**随着“韩式理论”在中国逐渐发扬光大,像晋平公这样的“萌”面孔就日渐隐没在历史烟云中。**

# 晋平公的萌面孔

木木

“人生得意须尽欢”,李白说的,没错。反过来说,人生尽欢须得意,也不会有什么错。折腾、高兴到一定程度就得意洋洋起来,大约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不过,凡事走到极端,就不妙,得意大发了以致达到忘形的程度,估计马上就有不好的事情找上门来。春秋时期的晋平公,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有一次,晋平公与一群关系不错的大臣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吃喝到高潮处,帐暖灯红,气氛格外的好,晋平公拍了拍已经鼓胀起来的肚皮,长出了一口气,对围坐在左右的大臣们

说: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再没有比做国王更让人快乐的事情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敢招惹!多么快乐啊!晋平公的话音儿还在房梁上一圈一圈地绕呢,陪坐在侧的师旷随手抄起身边的古琴,扬手就砸了过去。晋平公侧身躲开了;那张很珍贵的古琴从他的肩膀旁边飞了过去,一头撞在粉墙上,来了个粉身碎骨!晋平公的酒意被惊走了大半,马上喝问:师旷,你砸谁呢?师旷慢吞吞地回答:刚才有个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在旁边指天画地地胡言乱语,太气人了,实在忍不住,只能用琴教训他一下!没想到竟让他躲过去了!

拿东西使劲砸国王,无疑是很大的罪过。于是马上有希望国王身体健康万万岁的臣子们给晋平公提交了解决方案:宰了师旷这个老家伙!但晋平公却一挥手:算了,算了,放了师旷;我要以此为戒,争取做个好国王。读历史的乐趣,大约也就在此,故纸堆中隐藏的三言两语,许多时候,威力就如扫荡阴霾的大风,让原本躲在历史烟云背后的一个个面孔立时清晰、鲜活起来。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活在2500多年前的晋平公,还是很有些“萌”味道的。以高高在上的国王之尊,居然能容忍别人砸他,而且还颇能从中领悟出一些人生的大道理来,足以说明晋平公不但聪明,而且很有些

心胸,情商也高。或许有人会说,也就是师旷挟“大师”之尊能这样搞,其他人要这么乱来,估计当场就能被乱刀剁了,也不一定,只要能把道理说通,估计晋平公都不会把你怎么样。比如有一次,晋平公请客,看到端上来的烤肉上面缠绕了一些毛发,马上当场发怒,扬把刀就去杀烤肉师傅,别人还不能拦着,谁拦刺谁。不过,这位烤肉师傅也非等闲之辈,对着晋平公 ABCD 一番吐沫星子之后,危机马上烟消云散。你看,晋平公确实是很有些人格魅力的。而有人格魅力的人,周围就总少不了“粉丝”,而别管他身处什么时代;尤其让人羡慕的是,春秋那个

时期的粉丝,似乎都特别得很,不但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低,在后厨给晋平公烤肉的师傅都那样了得,就足以说明问题。不过,有誉就一定有毁,晋平公的作为也有人待见,《韩非子》就评论“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在韩非子们看来,君不君,君不君,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臣不臣;君臣之间如此没大没小地瞎胡闹到最后,国家不乱套才怪。后来,随着“韩式理论”在中国逐渐发扬光大,像晋平公这样的“萌”面孔就日渐隐没在历史烟云中而难寻一二。也是,思想认识不同,路线方针就一定有别,最终结出的果子也一定是酸甜各异。(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